

宣和年间的无限希望

詹军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宣和年间的无限希望

詹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宣和年间的无限希望/詹军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4
ISBN 978 - 7 - 5326 - 3046 - 2

I. 宣... II. 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567 号

出版统筹 刘毅强
责任编辑 赵寒成 柴 敏
装帧设计 姜 明

宣和年间的无限希望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8 插页 10 字数 213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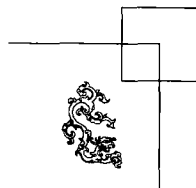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046 - 2/I · 124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36162648



梗概

宣和暮年。

东京汴梁依然是灯红酒绿，笙歌鼎沸；青楼里，小姐们鸣啾娇啼，舞姿翩翩；酒肆中，食客们觥筹交错，长夜酣醉；朝廷上，百官们一如既往地文恬武嬉，醉生梦死……艳丽的晚霞中，大宋帝国尽情享受它空前的繁华和富足。

然而，巨大的危机正在降临。北疆的千里草原上，几十万剽悍的金国女真人，金戈铁马，整装待发，气势如虹。只等一声令下，便将猛扑过来。

此时此刻，大宋王朝的四个最高权贵在忙什么呢？

忙一张画。一张南唐周文矩的画。

这是一张稀世名画。从小就迷恋丹青笔墨的大宋皇帝宋徽宗赵佶为此欣喜若狂，爱不释手，天塌不管。

他的几个重臣更是为此勾心斗角，费尽心机。因为这张画的价值远超其本身：画里藏着一个惊天秘密。这秘密追溯到南唐末代君主李后主李煜，追溯到唐太宗，最后可追溯到中国古代书法的顶峰——书圣王羲之。

千百年来，王朝更迭，帝王来了又去，唯有书圣王羲之和他的墨宝灿如星辰，焕若神明，光辉永恒，让芸芸众生如醉似狂。为了得到王羲之的墨宝，平民可以砸锅扒房，卖儿鬻女，倾家荡产；帝王可以无视江山，不管社稷。内忧外患，兵临城下，大厦将倾，天塌地陷也要先搁一边。王羲之重于一切，王羲之高于一切……南唐就这样走向了毁灭。

曾几何时,同样的悲剧,在当年灭掉南唐的宋太祖赵匡胤的子孙身上重演。

画中藏着历史,历史中藏着谜,而谜又藏在画中……本书告诉你一个新奇的古画探幽故事。同时,又给你展示一幅北宋末期的真实画卷。

宣和年间无限希望





引子

宋朝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许多人似乎已记不起它的存在。

一次招聘会上,我抽问了十名前来应聘的大学生:

“可知道北宋王朝的都城在哪里?”

两人答长安,一人答杭州,一人答北京,六人答不知道。

再问:“历史上有名叫汴梁的古城在哪里?”

回答均是不知。

去过河南开封的人估计不会对它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飞扬的尘土,灰不溜丢的建筑,不怎么宽敞也不怎么干净的街道。按当今中国都市的标准来看,算个三流城市也还勉强。可是有多少人能想到在它几米厚的黄土下面,掩埋着中华民族一段辉煌的历史,掩埋着人类文明灿烂的一页。一千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这里曾是一个喧闹繁华的京城,近百万的人口,发达的经济,丰富的文化,灿若明珠般在东方地平线上闪烁。而同时期的西方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呢?美洲大陆寂静无声,偶见几拨土人举着木棍石块追赶着野牛。直到十六世纪,伦敦的人口才达到四万,而在当时的欧洲那已是不得了的大都市了。

这个埋在开封地下的都城就是汴梁。它是北宋王朝的首都,故又称汴京。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个很奇特的王朝。每每谈起它的历史,我不由得想起狄更斯名著《双城记》中的开场白: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这里充满智慧,同时也散发着愚昧。

人们崇尚理想而又鄙视理想。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既有春天的希望,又有隆冬的绝望。我们面前什么都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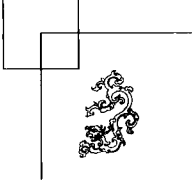
这段文字实在是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看看它一度是那么风光,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国力强盛。它的帝王们难得地宽容仁厚,不杀前朝人马,不杀功臣,不杀同志战友,还立下铁律:“不得以言事杀官”(敢对皇帝说不的人不能杀)。如此胸襟堪当古今中外所有帝王之楷模。它的臣民聪明,勤劳,能干。当大半这个世界尚在刀耕火种时,商品经济已经在这里颇具规模,人们已开始使用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它的瓷器、绢帛已经漂洋过海,扬名异邦。科技更是遥遥领先。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十一至十二世纪(宋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已达到了世界顶峰。”它的经济规模不仅远超前朝和四周邻国,而且达到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点,连后来的明清两朝都未能超过它。据史载:北宋鼎盛时,一年的铸钱量高达五百万贯,而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里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难怪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的演进造极于赵宋。”而北宋的崇商、重商、兴商的国策和风气更是中国所有的封建王朝中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在北宋的中后期,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正悄悄地向商业社会迈进,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几丝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了。华夏大地一片郁郁葱葱,欣欣向荣。北宋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大国,而且极有可能发展成一个超级大国。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充满希望的年代。

然而,它同时又是一个令人压抑、令人沮丧的年代。开国的皇帝尚能励精图治,勤于国事。后来有些帝王们却昏聩糜烂、荒淫骄奢,居安不思危。官僚们尸位素餐,贪污腐败。经济虽繁荣,但社会财富严重不均,贫富悬殊。汴梁城里,达官贵人们纸醉金迷一掷千金,而乡下穷人春耕时连种子钱都没有着落。朝廷上下文恬武嬉,文官不思图治,武将害怕打仗。大官小官或忙于党争攻讦,或沉溺于犬马声色。芙蓉帐



暖,春宵恨短,唯恐世界没有明天。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虽然北宋帝国的国力、财力、人口和军队数量远超秦汉唐,但它的帝王们却既没有秦始皇汉武帝那种横空出世的霸气,更没有唐太宗那股君临天下的豪气,甚至连后来那个和尚皇帝朱元璋都不如。朱元璋虽然时不时会耍些无赖,但也有那么一股让人害怕的痞子气。而北宋的帝王们只会唉声叹气。其结果是:北宋国大而军不强,人多而兵不勇。虽号称有兵马百万,却总也打不过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数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国被小国欺负,大国被小国灭掉的悲剧。论经济,论人口,或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论综合国力,北宋是第一世界,那些个游牧民族充其量是第三世界,差好几个等级。但北宋在他们面前攻不能克,战无不败。败了便向人赔钱纳贡,先是几万贯,再是几十万贯、上百万贯。对手们食髓滋味,得寸进尺,渐渐看准了北宋帝王们的软肋,索性放马过来,长驱直入,竟如入无人之境,瞬间便城破国亡。至尊至贵的帝王们沦为阶下囚,受尽耻辱,饿死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异乡。如花似玉的皇后嫔妃们惨遭蹂躏,沦为异族的性奴,生不如死。积累了千年的文化瑰宝毁于一旦,一段灿烂的文明就这样湮灭在异族疯狂的马蹄声中。一个大有希望的王朝转眼间便土崩瓦解,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感叹与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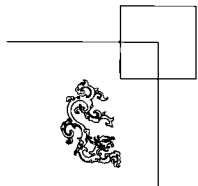
北宋的灭亡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悲剧,它更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挫折和拐点。一个开放的,活跃的,正在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农商并重的社会演变的进程随着这个王朝的灭亡戛然而止。虽然南宋还在江南维持,但南宋无法与北宋相比,仅是偏安一隅而已。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统治彻底摧毁和扼杀了这朵刚刚开始萌发的商品经济的蓓蕾,把中国又重新扔回落后的农耕社会的黑洞中。这个黑洞的吸力是如此强大,中国在里面一待又是近千年。当它最终从这个黑洞中挣扎出来时,世界已经倒了个个:当年那些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之辈已是船坚炮利,遥遥领先了。



无疑,北宋的灭亡是一段屈辱的历史。而屈辱的历史似乎总容易被人遗忘。国人们提起中国的历史,要么强汉盛唐,要么大明大清,而对北宋王朝总有那么点羞羞答答。不信?你可去历数一下这些年里风风光光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有几个是关于北宋王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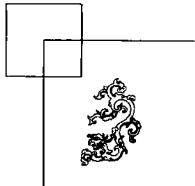
然而,屈辱的历史不应被忘却。欢呼先人的辉煌固然可以让人振奋,审视先辈的屈辱更可以让人清醒。尤其是现在,当我们的民族在历尽坎坷和磨难之后终于再次崛起,走向强盛之际,北宋的教训尤其值得记取。

了解历史有助于认识现在和未来,于是我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我执意把它写成小说,这样我可以写得轻松些,也希望读者能读得轻松些。图书馆里评说北宋的书籍估计不下百本,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我不敢画蛇添足。这里,我只是讲了一个发生在那个丰富多彩而又奇奇怪怪的宣和年间里的一个奇怪的小故事。就算供人们读罢那些沉重的史籍后轻松一下罢了。



目录

引 子	1
第壹章	1
第贰章	4
第叁章	11
第肆章	17
第伍章	24
第陆章	32
第柒章	37
第捌章	49
第玖章	59
第拾章	68



第拾壹章·····	80
第拾贰章·····	86
第拾叁章·····	93
第拾肆章 ·····	109
第拾伍章 ·····	119
第拾陆章 ·····	125
第拾柒章 ·····	131
第拾捌章 ·····	137
第拾玖章 ·····	139
第贰拾章 ·····	146



第貳拾壹章	148
第貳拾貳章	157
第貳拾叁章	162
第貳拾肆章	177
第貳拾伍章	184
第貳拾陆章	192
第貳拾柒章	198
第貳拾捌章	204
第貳拾玖章	211
第叁拾章	219

第叁拾壹章	224
第叁拾贰章	240
第叁拾叁章	251
第叁拾肆章	253
第叁拾伍章	260
第叁拾陆章	264
第叁拾柒章	272
第叁拾捌章	283
第叁拾玖章	288
第肆拾章	294
后记壹	296
后记贰	304
后记叁	306



第 十 章

夕阳投到双杆桥上时,童贯的船队终于靠上了大明廊码头。

轻拂的北风已卷走了最后一丝残云,天空清静如洗。晚霞腾起,浓烈而鲜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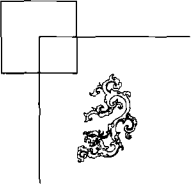
“好一个灿烂的黄昏。”

童贯站在船头上高声吟道。他的心情如同这晚霞一般舒畅。连日的航运让他腰酸背疼。站在船头上,他迫不及待地施展出他的虎背熊腰,深深地吸了口气,蹲下马步,平推双掌,使出一个猛虎扑地的架势。

这是一个初春的黄昏。北方吹来的季风比往年腥热。大宋王朝的都城汴梁已迫不及待地脱去冬装,在最后一丝寒意中开始骚动,空气中弥漫着让人心动的气息。

应奉局的人忙着系缆搭板,让船泊进位。这大明廊码头是皇家专用的,也是汇通南北漕运的起点。宋太祖赵匡胤很有眼光,知道中原地虽广博而物产却远不如南方丰富,要把南方的东西运到北方来,最好的办法便是漕运。于是,他下令挖河并要求子子孙孙挖河不止。百年下来,水到渠成,漕运畅通。每年无数的朝廷命官从这里登船启程,前往各地履职,更有几千条航船日夜不停地将湖广的稻米、江浙的绢帛、福建的茶叶以及各地的税银源源不断地运进京城。汴梁因此而繁华。

“不是朝阳胜似朝阳。”童贯连声吟道。他还在为这迷人的景色而陶醉。这艳丽的晚霞不由得让他联想起自己的人生。这几年,童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武康军节度使,枢密院知事,检校司空。三个月前圣上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这些职务合起来就相当于今日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想想一个太监能成为大宋国的军事外交主管,



古今太监能有几人？童贯能不得意？这次奉旨去南方办差，也是顺风顺水一路畅通。去时一条船，几个人，回来时已是浩浩荡荡的一组船队，赚得盆满钵满。童贯看着这依次系缆的十条船，心想：那三条先行的船早该到西庄码头了吧。那百十来个沉甸甸的箱子也应该进了他在城郊那座隐蔽的私宅了。

“童大人，这些干货如何分发？”手下王登凑上来轻声问道。

“按老规矩，等天黑后，按单子往各家送。皇上的东西嘛，明天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地往宫里送。”童贯答道。

“活货也按老规矩办？”王登指的是后三条船上的货。那是几十个刚从苏杭一带选买来的鲜嫩女孩。一部分要进宫，另一部分也是要分送到京城里达官贵人家去的。

“只是……”王登迟疑了一下，“刚才听管码头的陈二说右丞相李品家的下人已来过两次，问船队到了没有？小的揣摩，这老头恐是惦着要尝个鲜，心急得很呢！”

“路都快走不动了，还有如此雅兴？这老不要脸的。”童贯笑了起来，他想起了右丞相李品那弯腰弓背，满头白发的老态，更想起了他在朝廷上满口仁义道德的高调，摇了摇头。

“挑两个气色好些的这就给他送过去，其余的去翠庄歇着。”

按惯例，南方来的女孩子身子骨细弱，经不起这漫长旅途，一般先要进翠庄休养几天，等气色好些再往那皇宫和那深宅大院里送。鲜亮些的总是讨人喜欢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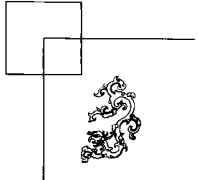
“你留下盯着，干货活货都不能出差错。最近洪大嘴他们几个谏官盯得很紧，要让他们知道了，殿堂上又得吵翻天。”童贯叮嘱王登。

岸上传来了马蹄声，几匹高头大马疾奔而至。这是童贯府上的人接他来了。猛听得一声长嘶，只见一匹白马脱颖而出，箭似的飞蹿过来。这是童贯的坐骑“飞驃”，西域进贡的名驹，皇上赐给他的。多日不见主人，“飞驃”兴奋得引颈长嘶，前蹄高扬。



童贯来了精神,略一运气,猛地从船头腾起,脚尖在码头的石板上略点了一下,即飞也似的落在了马背上,引来一片叫好声。

“大脚,带上东西跟我去梁府,其余人先回去吧。”童贯对众人说道。又一声长嘶,“飞驒”载着主人疾驰而去,把一个高大的身影留在了夕阳的余晖中。



第 貳 章

大内总管梁师成陪皇上去景洪寺听那个温州法师讲经,折腾了整整一天,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府中脱了朝服在书房里捧了一盏热茶正闭目养神,还没缓过劲来,猛听得大管家沈骋来报:

“童大人到了,是从码头上直接过来的。”

这让梁师成感到很突然。根据以往的经验,童贯出京办差回来第一个要见的应该是蔡京。朝野上下都知道蔡京、童贯、梁师成是圣上最宠信的三个重臣,也是铁哥们。蔡京主行政兼抓总,童贯主外交和军事,梁师成管皇宫事务,是皇上的秘书长。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铁三角。但梁师成心里清楚,这个铁三角不是等边的,对此梁师成心安理得。他的处世哲学是只要守好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别人碗里的肉他不馋。只是近半年来,他隐隐感到蔡京和童贯的关系有些变化,起因是皇上认为这几年里童贯的外交和军事办得有声有色,要加封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但蔡京有异议,认为皇上把童贯抬得太高了。想必这就是童贯不去蔡府而先来拜访自己的原因吧。

略一定神,他吩咐道:“请童大人正厅坐。”

沈骋一笑,“这还用请吗?童大人早已在正厅坐着呢。一进门就嚷着要喝‘珊瑚红’,这会正喝着呢。”

可不,梁师成踏进正厅,只见童贯正扬脖灌下一杯。见梁师成进来,也不起身,招招手便算礼过。这倒不是童贯的傲慢,梁师成和童贯不仅是密友,更是杯中知己,铁杆酒友。梁师成不仅好酒,懂酒,家里藏有全国各地送来的名酒,且自己能酿酒。